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魏志卷十一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舉人臣李克文

謄録監生臣謝景標

魏志卷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荀彧荀攸賈詡

荀彧子惲 孫甝 荀攸 賈詡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當漢順桓之間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八龍彧父緄濟南相叔父爽司空續漢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為師為朗陵侯相號稱神君張璠漢紀曰

淑博學有高行與李固李膺同志友善拔李昭于小吏
友黄叔度于幼童以賢良方正徵對策譏切梁氏出補
朗陵侯相卒官八子儉緄靖燾詵爽肅旉融爽字慈明
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耽思經典不應徵命積十
數年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詔下郡即
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又追拜光禄勲視事三日策拜司
空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淑舊居西豪里縣
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為高陽里靖
字叔慈亦有至德名幾亞爽隱居終身皇甫謐逸士傳
或問許子將靖與爽孰賢子將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
朗叔慈內潤

彧年少時南陽何顒異之曰王佐才也

典略曰中常侍
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彧父緄
慕衡勢為彧娶之彧為論者所譏臣松之案漢紀云唐
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計彧于時年始二歲則彧婚之
日衡之沒久矣慕勢之言為不然也臣松之又以為緄

八龍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將有遁而然何云慕勢哉昔鄭忽以違齊致譏雋生以拒霍見美致譏在于失援見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耳至于閹豎用事四海屏氣左悺唐衡殺生在口故于時諺云左迴天唐獨坐言威權莫二也順之則六親以安忤違則大禍立至斯誠以存易亡蒙恥期全之日昔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緄之此婚庸何傷乎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彧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待彧以上賓之

禮彧弟諶及同郡辛平郭圖皆為紹所任彧度紹終不能成大事時太祖為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彧去紹從太祖太祖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為司馬時年二十九是時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問彧彧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為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略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略明年太祖領兖州牧後為鎮東將軍彧常以司馬從興平元年太祖征陶謙任彧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兖州反潛迎呂布布既至

邈乃使劉翊告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彧知邈為亂即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兖州諸城皆應布矣時太祖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彧彧將往惇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説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

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鄄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太祖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太祖軍乘氏大饑人相食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

之關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宫宫必不敢西顧以其閒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虚寇暴民心益危唯鄄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兖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

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臣松之以爲于時徐州未平兗州又叛而云十萬之衆雖是抑抗之言要非寡弱之稱益知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滿萬也）前討徐州威罰實行（曹瞞傳云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遇太祖至抗殺男女數萬口于泗水水爲不流陶謙帥其衆軍武原太祖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

軍孰慮之太祖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
敗走兖州遂平建安元年太祖擊破黄巾漢獻帝自河
東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
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卒制或勸太祖曰昔
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
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
帥蒙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
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

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太祖大將軍進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典略曰彧折節下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彧有羣從一人才行實薄彧謂彧以君當事不可不以其為議郎邪彧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來言衆人其謂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類此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焉典略曰彧為人偉美又平原禰衡傳

曰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荊州北游許都恃才傲逸臧否過差見不如己者不與語人皆以是憎之惟少府孔融高貴其才上書薦之曰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宏羊心計安世默識以衡凖之誠不足怪衡時年二十四是時許都雖新建尚饒人士衡嘗書一刺懷之字漫滅而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又問曰當今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兒有孔文舉小兒有楊德祖又問曹公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稱曹公不甚多又見荀有儀容趙有腹尺因荅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為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於是衆人皆切齒衡知衆不悅將南還荊州裝束臨發衆人為祖道先設供帳於城南自共相誡曰衡數不遜今因其後到以不起報之及衡至衆人皆坐不起衡乃號咷大哭衆又問其故衡曰行屍柩之間能不悲乎

衡南見劉表表甚禮之將軍黄祖屯夏口祖子射與衡善隨到夏口祖嘉其才每在坐席有異賓介使與衡談後衡驕蹇答祖言俳優饒言祖以為罵已也大怒顧伍伯捉頭出左右遂扶以去拉而殺之臣松之以本傳不稱彧容貌故載典略與衡傳以見之又潘勗為彧碑文稱彧瓌姿奇表張衡文士傳曰孔融數薦衡於太祖欲與相見而衡疾惡之意常憤懣因狂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太祖聞其名圖欲辱之乃録為鼓吏後至八月朝大宴賓客並會時鼓吏擊鼓過皆當脫其故服易著新衣次衡衡擊為漁陽參撾容態不常音節殊妙坐上賓客聽之莫不慷慨過不易衣吏呵之衡乃當太祖前以次脫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褌帽畢復擊鼓參撾而顔色不怍太祖大笑告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參撾自衡造也融深責數衡并宣太祖意欲令與太祖相見衡許之曰當為卿往至十月朝融先見太祖説衡欲求見至日晏衡著布單衣疏巾履坐太祖營

門外以杖捶地數罵太祖太祖敕外廐急具精馬三匹并騎二人謂融曰禰衡豎子乃敢爾孤殺之無異于雀鼠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人將謂孤不能容今送與劉表視卒當何如乃令騎以衡置馬上兩騎扶送至南陽傅子曰衡辯于言而剋于論見荊州牧劉表日所以自結于表者甚至表悅之以為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為不能斷功不濟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不詳察遂疏衡而逐之衡以交絕于劉表智窮於黃祖身死名滅為天下笑者譖之者有形也太祖問彧誰能代卿為我謀者彧言荀攸鍾繇先是彧言策謀士進戲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太祖以彧為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唯嚴象為揚

州韋康為涼州後敗亡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以督軍御史中丞詣揚州討袁術會術病卒因以為揚州刺史建安五年為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時年三十八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唯以示象康字元將亦京兆人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宏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愍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為超所殺仲將名誕見劉劭傳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強太祖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而繡敗太祖軍於宛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太祖大怒出

入動靜變於常衆皆謂以失利於張繡故也鍾繇以問
彧彧曰公之聦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慮則見太祖
問之太祖乃以紹書示彧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
如彧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強苟非其人雖
强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
紹爾紹貌外寛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
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
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寛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

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為虛美行己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悋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為用此徳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强其何能為太祖悅或曰不先取吕布河北亦未易圖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為將

柰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超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三年太祖既破張繡東禽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為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

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為變顔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五年與紹連戰太祖保官渡紹圍之太祖軍糧方盡書與彧議欲還許以引紹彧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太祖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

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
顏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彧所策六年
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
新破以其閒擊討劉表彧曰今紹敗其衆離心宜乘其
困遂定之而背兖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
出人後則公事去矣太祖復次于河上紹病死太祖渡
河擊紹子譚尚而高幹郭援侵略河東關右震動鍾繇
帥馬騰等擊破之語在繇傳八年太祖錄彧前後功表

封彧為萬歲亭侯彧別傳載太祖表曰臣聞慮為功首謀為賞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土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彧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游征伐與彧戮力同心左右王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彧之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彧左右機近忠恪祗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彧固辭無野戰之勞不通太祖表太祖與彧書曰與君共事以來立朝廷君之相為匡弼君之相為舉人君之相為建計君之相為密謀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彧乃受九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太祖將從之彧言曰若是則

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衆前日公破袁尚禽審配海内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衆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為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善守者轉相脅為非則袁尚得寛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荆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

長久之利也太祖遂寢九州議是時荀攸常為謀主彧兄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太祖之征袁尚也高幹密遣兵謀襲鄴衍逆覺盡誅之以功封列侯零陵先賢傳曰衍字休若彧第三兄彧第四兄諶字友若事見袁紹傳陳羣與孔融論汝潁人物羣曰荀文若公達休若友若仲豫當今並無對衍子紹位至太僕紹子融字伯雅與王弼鍾會俱知名為洛陽令參大將軍軍事與弼會論易老義傳于世諶子閎字仲茂為太子文學掾時有甲乙疑論閎與鍾繇王朗袁渙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曰袁王國士更為脣齒荀閎勁悍往來銳師真君侯之勍敵左右之深憂也終黃門侍郎閎從孫惲字景文太子中庶子亦知名與賈充共定音律又作易集解仲豫名悅朗陵長儉之少子彧從父兄也張璠漢紀稱悅

清虛沈靜善於著述建安初為秘書監侍中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書大行於世

太祖以女妻彧長子惲後稱安陽公主彧及攸並貴重皆謙沖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二年復增彧邑千戶合二千戶

彧別傳曰太祖又表曰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彧議彧不聽臣建宜住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大逆覆取其衆此彧覩勝敗之機略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為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彧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兗豫利既難要將失本據彧之二策以亡為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貴指蹤之功薄搏獲之賞

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彧巍巍之勳乞重平議疇其户邑彧深辭讓太祖報之曰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前後謙沖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君密謀安衆光顯于孤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邪太祖欲表彧為三公彧使荀攸深讓至于十數太祖乃止太祖將伐劉表問彧策安出彧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會表病死太祖直趨宛葉如彧計表子琮以州逆降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諮彧彧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

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彧勞軍於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太祖軍至濡須彧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謚曰敬明年太祖遂為魏公矣

魏氏春秋曰太祖饋彧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咸熙二年贈彧太尉

彧別傳曰彧自為尚書令常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毀之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是時征役草創制度多所興復彧嘗言於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皐陶以揆度績教化征伐並時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猶舉民能善教訓者叔孫通習禮儀于戎旅之間世祖有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之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今公外定武

功內興文學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國難方弭六禮俱洽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誠仲尼述作之意顯制度於當時揚名于後世豈不盛哉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以稽治化於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刋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聖真並隆禮學漸敦教化則王道兩濟或從容與太祖論治道如此之類甚衆太祖常嘉納之彧德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海內英儁咸宗焉司馬宣王常稱書傳遠事吾自耳目所從聞見逮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前後所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羣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郗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為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荀攸後為魏尚書令亦推賢進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鍾繇以為顏子既沒能

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彧然彧問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顏子自以不及可得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荀君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邪獻帝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為報怨完得書以示彧彧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陰為之備彧後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以配上吾以微功見錄位為宰相豈復賴女寵乎彧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常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昔卿何不道之彧陽驚曰昔已常為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彧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之念故不言爾太祖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彧無對謝闕而已太祖以此恨彧而外含容之故世莫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彧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及齎璽書犒

軍飲饗禮畢彧留請閒太祖知彧欲言封事揖而遣之彧遂不得言彧卒于壽春壽春亡者告孫權言太祖使彧殺伏后彧不從故自殺權以露布于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未已臣松之案獻帝春秋云彧欲發伏后事而求使至鄴而方誣太祖云昔已嘗言言既無徵廻託以官渡之虞俯仰之間辭情頓屈雖在庸人猶不至此何以玷累賢哲哉凡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謂以吾儕之言而厚誣君子者矣袁暐虛罔之類此最為甚也

子惲嗣侯官至虎賁中郎將初文帝與平原侯植並有擬論文帝曲禮事彧及彧卒惲又與植善而與夏侯尚不穆文帝深恨惲惲早卒子甝霬（霬音翼）以外甥故猶寵待惲弟俁御史中丞俁弟詵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

名早卒荀氏家傳曰惲字長倩俁字叔倩詵字曼倩俁子寓字景伯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京邑仕晉位至尚書名見顯著子羽嗣位至尚書詵弟顗咸熙中為司空晉陽秋曰顗字景倩幼為姊夫陳羣所異博學洽聞意思慎密司馬宣王見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顗佐命晉室位至太尉封臨淮康公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于世顗弟粲字奉倩何劭為粲傳曰粲字奉倩粲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粲獨好言道常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秕粲兄俁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為不可得而聞見哉粲荅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父彧不如從兄攸

彧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彧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粲以此言善攸諸兄怒而不能廻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粲尚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騎驛頃之粲與嘏善夏侯玄亦親嘗謂嘏玄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奬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為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為也粲常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唁粲粲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裁十餘人皆

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惲子甝嗣為散騎常侍進爵廣陽鄉侯年三十薨子頵嗣荀氏家傳曰頵字温伯為羽林右監早卒頵子崧字景猷晉陽秋稱崧少有志操雅好文學孝義和愛在朝恪勤位至左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崧子羨字令則清和有才尚公主少歷顯位年二十八為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假節都督徐兖青三州諸軍事在任十年遇疾解職卒于家追贈驃騎將軍羨孫伯子今御史中丞也霬官至中領軍薨謚曰貞侯追贈驃騎將軍子愷嗣霬妻司馬景王文王之妹也二王皆與親善咸熙中開建五等霬以著勳前朝改封愷南頓子荀氏家傳曰愷晉武帝時為侍中干寶晉紀曰武帝使侍中荀顗和嶠俱至東宮觀察太子顗還稱太子

德識進茂而嶠云聖質如初孫盛曰遣荀勗其餘語則同臣松之按和嶠為侍中荀顗亡沒久矣荀勗位亞台司不與嶠同班無緣方稱侍中二書所云皆為非也考其時位愷實當之愷位至征西大將軍愷兄憺少府弟悝護軍將軍追贈車騎大將軍

荀攸字公達彧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荀氏家傳曰曇字元智兄昱字伯脩張璠漢紀稱昱曇並傑俊有殊才昱與李膺王暢杜密等號為八俊位至沛相攸父彝州從事彝于彧為從祖兄弟攸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衢寤乃推問果殺人亡命由是異之魏書曰攸年七八歲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

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荀氏家傳曰衢子祈字伯旗與族父愔俱著名祈與孔融論肉刑愔與孔融論聖人優劣並在融集祈位至濟陰太守愔後徵有道至丞相祭酒何進秉政徵海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拜黃門侍郎董卓之亂關東兵起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鄭泰何顒侍中种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皆怨之雖資强兵實一匹夫耳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殽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張璠漢紀曰顒字伯求少與郭泰賈彪等遊學

洛陽泰等與同風好顒顯名太學於是中朝名臣太傅陳蕃司隸李膺等皆深接之及黨事起顒亦名在其中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交結其豪傑顒既奇太祖而知荀彧袁紹慕之與為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夫多遇黨難顒常歲再三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為諸窮窘之士解釋患禍而袁術亦豪俠與紹爭名顒未嘗造術術深恨之漢末名士錄曰術嘗於衆坐數顒三罪曰王德彌先覺儁老名德高亮而伯求疎之是一罪也許子遠凶淫之人性行不純而伯求親之是二罪也郭貢寒寠無他資業而伯求肥馬輕裘光曜道路是三罪也陶丘洪曰王德彌大賢而短于濟時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不憚濡足伯求舉善則以德彌為首濟難則以子遠為宗且伯求嘗為虞偉高手刃復仇義名奮發其怨家積財巨萬文馬百駟而欲使伯求羸牛疲馬頓伏道路此為披其胄而假仇敵之刃也術意猶不平後與南陽宗承會于闕下術發怒曰何伯求凶德也吾當殺之

承曰何生英俊之士足下善遇之使延令名于天下衍乃止後黨禁除解辟司空府每三府掾屬會議顒策謀有餘議者皆自以為不及遷北軍中候董卓以為長史後荀彧為尚書令遣人迎叔父司空爽喪使并置顒尸而葬之于爽冢傍

攸言論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魏書云攸使人說卓得免與此不同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攸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為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太祖迎天子都許遺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於是徵攸為汝南太守入為尚書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荀彧鍾繇

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建安二年從征張繡攸言於太祖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強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之穰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太祖自宛征呂布魏書曰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還襲呂布其危必也攸以為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附往可破也太祖曰善比行布以敗劉備而臧

霸等應之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攸畫策斬顏良語在武紀太祖拔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說太祖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太祖目攸而笑遂以輜重

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破之斬其騎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太祖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莫銳而輕敵擊可破也臣松之案諸書韓莫或作韓猛或云韓若未詳孰是太祖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惰可要擊也衆皆疑唯攸與賈詡勸太祖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太祖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櫓降紹遂棄軍

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
何疑乃受之七年從討袁譚尚於黎陽明年太祖方征
劉表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將許之以
問羣下羣下多以為表強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攸
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
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萬紹以寬厚得衆借使
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遘
惡此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

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侯十二年下令大論功行封太祖曰忠正密謀撫寧内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增邑四百并前七百戸魏書曰太祖自柳城還過攸舍稱述攸前後謀謨勞勲曰今天下事畧已定矣孤願與賢士大夫共饗其勞昔高祖使張子房自擇邑三萬户今孤亦欲君自擇所封焉轉為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令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

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魏書曰攸姑子辛韜曾問攸說太祖取冀州時事攸曰佐治為袁譚乞降王師自往平之吾何知焉自是韜及內外莫敢復問軍國事也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强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輙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唯繇知

之餘撰集未就會薨故世不得盡聞也臣松之按攸亡後十六年鍾繇乃卒撰攸奇策亦有何難而年造八十猶云未就遂使攸從征機策之謀不傳于世惜哉攸從征孫權道薨太祖言則流涕魏書曰時建安十九年攸年五十八計其年大或六歲魏書載太祖令曰孤與荀公達周遊二十餘年無毫毛可非者又曰荀公達真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傳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答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黷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其荀令君乎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長子緝有攸風早沒次子適嗣無子絕黃初中紹封攸孫彪為陵

樹亭侯邑三百戶後轉封丘陽亭侯正始中追謚攸曰敬侯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九州春秋曰中平元年車騎將軍皇甫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閻忠時罷信都令說嵩曰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因機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解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享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故有高人之功者不受庸主之賞今將軍授鉞于初春收功于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旬日之間神兵電掃攻堅易于折枯摧敵甚于湯雪七州席卷屠三十六萬方夷黃巾之師除邪害之患或封戶刻石南向

以報德威震本朝風馳海外是以羣雄迴首百姓企踵
雖湯武之舉未有高于將軍者身建高人之功北面以
事庸主將何以圖安嵩曰心不忘忠何為不安忠曰不
然昔韓信不忍一飧之遇而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忠
忽鼎跱之勢利劍以揣其喉乃歎息而悔所以見烹于
兒女也今主勢弱于劉項將軍權重于淮陰指麾可以
振風雲叱咤足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頹崇恩以
綏前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
先馳于前大軍振響于後蹈蹟漳河飲馬孟津舉天網
以網羅京都誅閹宦之罪除羣怨之積忿解久危之倒
懸如此則攻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兒童可使奮空
拳以致力女子可使其褰裳以用命況厲智能之士因
迅風之勢則大功不足合八方不足同也功業已就天
下已順乃燎于上帝告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以制移
神器于己家推亡漢以定祚實神機之至決風發之良
時也夫木朽不彫世衰難佐將軍雖欲委忠難佐之朝

彫畫朽敗之木猶逆坂而走丸必不可也方今權宦羣居同惡如市主上不自由詔命在左右如有主聽不察機事不先必嬰後悔亦無及矣嶲不從忠乃亡去英雄記曰涼州賊王國等起兵共劫忠為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病而死察孝廉為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别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昔久為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氐氐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詡實非段甥權以濟事咸此類也董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為平津都尉遷討虜校尉卓壻中郎將牛輔屯

陝詡在輔軍卓敗輔又死衆恐懼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後也衆以為然傕乃西攻長安語在卓傳臣松之以為傳稱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然則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難著而亂源易成是故有禍機一發而殃流百世者矣當是時元惡既梟天地始開致使厲階重結大梗殷流邦國遘殄悴之哀黎民嬰周餘之酷豈不由賈詡片言乎詡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亂未有如此之甚後詡為左

馮翊傕等欲以功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為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昧于榮利奈國朝何乃更拜詡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傕等親而憚之獻帝記曰郭汜樊稠與傕等相違戾欲鬬者數矣輒以道理責之頗受詡言魏書曰詡典選舉多選舊名以為令僕論者以此多詡會母喪去官拜光祿大夫傕汜等鬬長安中獻帝記曰傕等與詡議迎天子置其營中詡曰不可脅天子非義也傕不聽張繡謂詡曰此中不可久處君胡不去詡曰吾受國恩義不可背卿自行我不能也傕復請詡為宣義將軍獻帝

記曰傕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闚省門曰天子在中耶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詡為之方計詡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寶于是皆引去傕由此衰弱傕等和出天子祐護大臣詡有力焉獻帝記曰天子既東而李傕來追王師敗績司徒趙溫太常王偉衛尉周忠司隸榮邵皆為傕所嫌欲殺之詡謂傕曰此皆天子大臣卿柰何害之傕乃止天子既出詡上還印綬是時將軍段煨屯華陰典畧稱煨在華陰時脩農事不虜畧天子東還煨迎道貢遺周急獻帝記曰後以煨為大鴻臚光禄大夫建安十四年以壽終與詡同郡遂去傕託煨詡素知名為煨軍所望煨内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安

張繡在南陽詡隂結繡繡遣人迎詡詡將行或謂詡曰煨待君厚矣君安去之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為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于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詡說繡與劉表連和傅子曰詡南見劉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為也太祖比征之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

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今已敗柰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尅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鋭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

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太祖拒袁
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
于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
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
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與曹為讐從
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
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為重
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

固將釋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衆歸太祖太祖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詡為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兾州牧兾州未平留參司空軍事袁紹圍太祖于官渡太祖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太祖領兾州牧徙詡為太中

大夫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

臣松之以為詡之諫未合當時之宜于時韓馬之徒尚狼顧關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懷吳會亦已明矣彼荆州者孫劉之所必爭也荆人服劉主之雄姿憚孫權之武畧為日既久誠非曹氏諸將所能抗禦故曹仁守江陵敗不旋踵何撫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將此既新平江漢威懾揚越資劉表水戰之具藉荆楚檝櫂之手實振蕩之良會廓定之大機不乘此取吳將安俟哉至于赤壁之敗蓋有運數實由疾疫大興以損凌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天實為之豈

人事哉然則魏武之東下非失筭也詡之此規為無當矣魏武後克平張魯蜀中一日數十驚劉備雖斬之不能止由不能用劉曄之計以失席卷之會斤石既差悔無所及即亦此事之類也世咸謂劉計為是即愈見賈言之非也

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于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為可偽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太祖曰解一承用詡謀語在武紀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

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筞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文帝即位以詡為太尉魏略曰文帝德詡之對太祖故即位首登上司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其人于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為三公孫權笑之進爵魏壽鄉侯增邑三百并前八

百戶又分邑二百封小子訪為列侯以長子穆為駙馬
都尉帝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
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
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
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
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
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
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

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詡年七十七薨謚曰肅侯子穆嗣歷位郡守穆薨子模嗣世語曰模晉惠帝時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模子胤胤弟龕從弟疋皆至大官並顯于晉也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也世之論者多譏彧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彧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疚焉陳氏此評蓋亦同乎世識臣松之以為斯言之作誠未得其遠大者也彧豈不知魏武之志氣非衰漢之貞臣哉良以于時王道既微橫流已極雄豪虎視人懷異心不有撥亂之資仗順之畧則漢室之亡忽諸

黜首之類殄矣夫欲翼讃時英一匡屯運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是故經綸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動于嶮屯至于大亨蒼生蒙舟航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祚豈非荀生之本圖仁恕之遠致乎及至霸業既隆翦漢迹著然後亡身殉節以申素情全大正于當年布誠心于百代可謂任重道遠志行義立謂之未充其殆誣歟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歟

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則餘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魏氏如詡之儔其比幸多詡不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並列失其類矣且攸詡之為人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今荀賈之評共同一稱尤失區別之宜也

魏志卷十

魏志卷十考證

荀彧叔爽司空注以賢良方正徵對策譏切梁氏○監本訛作議切梁氏今改正

太祖議奉迎都許○臣清植按奉迎之後用董昭勸乃都許耳其初未有都許之議也事見武紀甚明此都許二字乃史家隨筆之誤

彧勸太祖曰昔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何焯曰太平御覽高祖東伐上有晉文納周襄王而

諸侯願從十一字

進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臣清植按史於彧官獨書漢蓋原其本志非魏純臣與攸詡等異

皆與彧籌馬注衛著布單衣疏巾履○北宋本作疏布履

韋康為涼州後敗亡注懿性貞實文愍篤誠保家之主也○臣明楷按愍訓傷此係孔融讚仲將之言于義無取疑是慜字慜即敏又與愍通輾轉而訛也

又注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監本牧誤拔今改正

以功封列侯注諶子閎字仲茂為太子文學掾○監本訛作字學掾今改正

又注閎從孫惲字景文○臣龍官按閎荀彧第四兄諶之子也其從孫似不應與彧子惲同名疑有誤

以彰殊勳密以諮彧○北宋本作密以詔諮彧

明年太祖遂為魏公矣○臣清植按史家此言所以原彧本志也先臣光地曰朱子謂陳羣為賊佐命詞嚴

而義正荀攸賈詡自應入此例彧之待中原是漢官未嘗仕操操建國稱魏則彧死而後操為之其阻董昭以致殺身一節亦自可取彧之罪當從末減

荀攸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萬○毛本作百萬何焯校本作十萬

賈詡謂詡有良平之奇○太平御覽作良平之計

注七州席卷屠三十六萬方○何焯曰萬字疑衍想因下方字而妄增加也

文帝即位以詡為太尉注文帝德詡之對太祖故即位

首登上司○德監本作得

未能充其志也注世之論者○此處疑當有書名或前

人姓氏名今脱落

又注横流已極○監本作横流已及今改正

魏志卷十考證

魏志卷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袁渙 張範弟承 涼茂 國淵 田疇

王脩 邴原 管寧胡昭 王烈 張臻 焦先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為漢司徒袁宏漢紀曰滂字公熙純素寡欲終不言人之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當時諸公

子多越法度而渙清靜舉動必以禮郡命為功曹郡中奸吏皆自引去後辟公府舉高第遷侍御史除譙令不就劉備之為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間為袁術所命術每有所咨訪渙常正議術不能抗然敬之不敢不禮也頃之呂布擊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彊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

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乃止布破渙得歸太祖袁氏世紀曰布之破也陳羣父子時亦在布之軍見太祖皆拜渙獨高揖不為禮太祖甚嚴憚之時太祖又給衆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唯其所欲衆人皆重載唯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衆人聞之大慙渙謂所親曰脫我以行陳令軍發足以為行糧而已不以此為我有由是厲名也大悔恨之太祖益以此重焉渙言曰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

夫然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安甚於倒縣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與渙闇明君善於救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時僞則鎮之以樸世異事變治國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亙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愛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令之所以失其民者公既戒之矣海內賴公得免於危亡之禍然而

民未知義其惟公所以訓之則天下幸甚太祖深納焉拜為沛南部都尉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太祖從之百姓大悅遷為梁相渙每勑諸縣務存鰥寡高年表異孝子貞婦常談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耳方今雖擾攘難以禮化然在吾所以為之為政崇教訓恕思而後行外溫柔而內能斷魏書曰渙熟長呂岐善朱淵袁津遣

使行學還召用之與相見出署淵師友祭酒津決疑祭酒淵等因各歸家不受署岐大怒將吏民收淵等皆杖殺之議者多非焉渙教勿劾主簿孫徽等以為淵等罪不足死長吏無專殺之義孔子稱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謂之師友而加大戮刑名相伐不可以訓渙教曰主簿以不請為罪此則然矣謂淵等罪不足死則非也夫師友之名古今有之然有君之師友有士大夫之師友夫君置師友之官者所以敬其臣也有罪加於刑焉國之法也今不論其罪而謂之戮師友斯失之矣主簿取弟子戮師之名而加君誅臣之實非其類也夫聖哲之治觀時而動故不必循常將有權也間者世亂民陵其上雖務尊君卑臣猶或未也而反長世之過不亦謬乎遂不劾以病去官百姓思之後徵為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前後得賜甚多皆散盡之家無所儲終不問產業乏

則取之於人不為皦察之行然時人服其清魏國初建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渙言於太祖曰今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以為可大收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太祖善其言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渙以甞為備舉吏獨不賀居官數年卒太祖為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

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又帝聞渙昔拒呂布之事問渙從弟敏渙勇怯何如敏對曰渙貌似和柔然其臨大節處危難雖賁育不過也渙子侃亦精粹閑素有父風歷位郡守尚書袁氏世紀曰渙有四子侃寓奥準侃字公然論議清當柔而不犯善與人交在廢興之間人之所趣務者常謙退不為也時人以是稱之歷位黄門選部郎號為清平稍遷至尚書早卒寓字宣厚精辯有機理好道家之言少被病未官而卒奥字公榮行足以厲俗言約而理當終於光禄勲準字孝尼忠信公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之不勝已以世事多險故常恬退而不敢求進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為易周官詩傳及論五經滯義聖人之微言以傳於世此準之自序也荀綽九州記稱準有儁才泰始中為給

事中袁氏子孫世有名位貴達至今初渙從弟霸公恪有功幹魏初為大司農及同郡何夔並知名於時而霸子亮夔子曾與侃復齊聲友善亮貞固有學行疾何晏鄧颺等著論以譏切之位至河南尹尚書晉諸公贊曰亮子粲字儀祖文學博識累為儒官至尚書霸弟徽以儒素稱遭天下亂避難交州司徒辟不至袁宏漢紀曰初天下將亂渙慨然歎曰漢室陵遲亂無日矣苟天下擾攘逃將安之若天未喪道民以義存唯彊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徽曰古人有言知幾其神乎見幾而作君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漢其亡矣夫有大功必有大事此又君子之所深識退藏於密者也且兵革既興外患必衆徽將遠迹山海以求免身及亂作各行其志

徽弟敏有武藝而好水功官至河隄謁者
張範字公儀河内修武人也祖父歆為漢司徒父延為太尉太傅袁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静樂道忽於榮利徵命無所就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欲合徒衆與天下共誅卓承弟昭時為議郎適從長安来謂承曰今欲誅卓衆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

待時而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間行歸家與範避地揚州袁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往術不彊屈也遣承與相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對曰在德不在彊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為難若苟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是時太祖將征兾州術復問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敵

十萬之衆可謂不量力矣子以為何如承乃曰漢德雖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挾天子以令天下雖敵百萬之衆可也術作色不懌承去之太祖平冀州遣使迎範範以疾留彭城遣承詣太祖太祖表以為諫議大夫範子陵及承子戩為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太祖自荆州還範得見於陳以為議郎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太祖

征伐常令範及邴原留與世子居守太祖謂文帝舉動必諮此二人世子執子孫禮救恤窮乏之家無所餘中外孤寡皆歸焉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建安十七年卒魏國初建承以丞相參軍祭酒領趙郡太守政化大行太祖將西征徵承參軍事至長安病卒魏書曰文帝即位以範子參為郎中承孫勖晉中護軍與舅楊駿俱被誅事見晉書

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也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以處是非太祖辟為司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時泰山多

盜賊以茂為泰山太守旬月之間繈負而至者千餘家博物記曰繈織縷為之廣八寸長尺二以約小兒於背上負之而行轉為樂浪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留茂不遣之官然茂終不為屈度謂茂及諸將曰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今吾欲以步卒三萬騎萬匹直指鄴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臣松之案此傳云公孫度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則太祖定鄴後也案度傳度以建安九年卒太祖亦以此年定鄴自後遠征唯有北征柳城耳征柳城之年度已不復在矣又顧謂茂曰於君意何如茂荅曰比者海內大亂社稷將傾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成敗夫

為人臣者固若是邪曹公憂國家之危敗愍百姓之苦毒率義兵為天下誅殘賊功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以海内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責將軍之罪耳而將軍乃欲稱兵西向則存亡之效不崇朝而決將軍其勉之諸將聞茂言皆震動良久度曰涼君言是也後徵還為魏郡太守甘陵相所在有績文帝為五官將茂以選為長史遷左軍師魏國初建遷尚書僕射後為中尉奉常文帝在東宫茂復為太子太傅甚見敬禮卒官英雄記曰茂名在八友中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玄（玄别傳曰淵始未知名玄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為國器）後與邴原管寧等避亂遼東（魏書曰淵篤學好古在遼東常講學於山巖士人多推慕之由此知名）既還舊土太祖辟為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太祖征關中以淵為居府長史統留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既破後有餘黨皆應伏法淵以為非首惡請不行刑太

祖從之賴淵得生者千餘人破賊文書舊以一為十及
淵上首級如其實數太祖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
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
之内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太祖大悦遷魏
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
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勑功曹曰此郡
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
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

書也世人忽畧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寗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授書人同手収攝案問具得情理遷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禄賜散之舊故宗族恭儉自守卒官魏書曰太祖以其子泰為郎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劒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

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竒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為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絶寇虜縱横稱官奉使為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先賢行狀曰疇將行引虞密與議疇因説虞曰今帝主幼弱奸臣擅命表上須報懼失事機且公孫瓚阻兵安忍不早圖之必有後悔虞不聽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

方循間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為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也疇答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

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
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瓚
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
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埽地而盟曰君
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
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閒至五千餘家
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
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擇其賢長者以為之主

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来在此非茍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為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為寇袁紹數遣使招命又即授將軍印因安輯所

統疇皆拒不留紹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
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
十二年太祖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豫喻
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
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
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
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
奉茂才拜為蓨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

濱海洿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来陷壞斷絶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大祖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

侯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歴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邑五百户先賢行狀載太祖表論疇功曰文雅優備忠武又著和於撫下慎於事上量時度理進退合義幽州始擾胡漢交萃蕩析離居靡所依懷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後食人民化從咸共資奉及袁紹父子威力加於朔野遠結烏丸與為首尾前後名疇終不陷撓後臣奉命軍次易縣疇長驅自到陳討胡之勢猶廣武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持臣露布

出誘胡衆漢民或因亡來烏丸聞之震蕩王旅出塞塗由山中九百餘里疇帥兵五百啓導山谷遂滅烏丸蕩平塞表疇文武有效節義可嘉誠應寵賞以旌其美疇自以始為居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魏書載太祖令曰昔伯成棄國夏后不奪將欲使高尚之士優賢之主不止於一世也其聽疇所執遼東斬送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為尚所辟乃往弔祭太祖亦不問臣松之以為田疇不應袁紹父子之命以其非正也故盡規魏祖建盧龍之策致使袁尚奔迸授首遼東皆疇之由也既已明其為賊胡為復弔祭其首乎若以嘗被辟命義在其中則不應為人設謀使其至此也疇此舉止良為進退無當與王修哭袁譚貌同而心異

也

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太祖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荆州還太祖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

先賢行狀載太祖命曰蓨令田疇至節高尚遭值州里戎夏交亂引身深山研精味道百姓從之以成都邑袁賊之盛命名不屈慷慨守志以徼真主及孤奉詔征定河北遂服幽都將定胡寇時加禮命疇即受署陳建攻胡蹊路所由率齊山民一時向化開塞導送供承使役路近而便令虜不意斬蹋頓於白狼遂長驅於柳城疇有力焉及軍入塞將圖其功表封亭侯食邑五百而疇懇惻前後辭賞出入三載歷年未賜此為成一人之高甚違王典失之多矣宜從表封無久留吾過

疇上

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魏書載世子議曰昔薳敖逃祿傳載其美所以激濁世勵貪夫賢於尸祿素餐之人也故可得而小不可得而毀至於田疇方斯近矣免官加刑於法為重魏畧載教曰昔夷齊棄爵而譏武王可謂愚闇孔子猶以為求仁得仁疇之所守雖不合道但欲清高耳使天下悉如疇志即墨翟兼愛尚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外議雖善為復使令司隸以決之魏書載荀彧議以為君子

之道或出或處期於為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各因而成之鍾繇以為原思辭粟仲尼不與子路拒牛謂之止善雖可以激清勵濁猶不足多也疇雖不合大義有益推讓之風宜如世子議臣松之案呂氏春秋魯國之法魯人有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人而辭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案此語不與繇所引者相應未詳為繇之事誤邪而事將別有所出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太祖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

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責盧龍之塞以易賞禄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頓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横流惇具荅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文帝踐阼高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内侯以奉其嗣

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来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為之罷社年十二

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視者脩親
隱恤之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為主簿守高
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
孫氏吏不能執修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
敢近修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
是豪彊懾服舉孝廉修讓邴原融不聽融集有融答脩教曰原之賢也
吾已知之矣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用舜實舉
之原可謂不患無位之士以遺後賢不亦可乎修重辭
融答曰掾清身絜己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時天

下亂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冐難来唯王修耳言終而修至復署功曹時膠東多賊寇復令脩守膠東令膠東人公沙盧宗彊自為營塹不肯應發調修獨将數騎徑入其門斬盧兄弟公沙氏驚愕莫敢動修撫慰其餘由是寇少止融每有難修雖休歸家無不至融常賴脩以免袁譚在青州辟脩為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修後獻以事當死修理之得免時人益以此多焉袁紹又辟脩

除即墨令後復為譚别駕紹死譚尚有隙尚攻譚譚軍
敗修率吏民往救譚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别駕也譚之
敗劉詢起兵漯陰諸城皆應譚歎息曰今舉州背叛豈
孤之不德邪修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
必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為賊所殺
譚更以統為樂安太守譚復欲攻尚修諫曰兄弟還相
攻擊是敗亡之道也譚不悅然知其忠節後又問修計
安出脩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右手

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
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鬭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
君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
以横行天下譚不聽遂與尚相攻擊請救於太祖太祖
既破冀州譚又叛太祖遂引軍攻譚於南皮脩時運糧
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
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葬
譚屍太祖欲觀修意黙然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

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傅子曰太祖既誅袁譚梟其首令曰敢哭之者戮及妻子於是王叔治田子泰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亡義何以立世遂造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白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臣松之案田疇傳疇為袁尚所辟不被譚命傅子合而言之有違事實以修為督軍糧還樂安譚之破諸城皆服唯管統以樂安不從命太祖命脩取統首脩以統亡國之忠臣因解其縛使詣太祖太祖悅而赦之袁氏政寬在職勢者多畜聚太祖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貲以萬數及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

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遷魏郡太守為治抑彊扶弱明賞罰百姓稱之魏畧曰修為司金中郎將陳黃白異議因奏記曰脩聞枳棘之林無梁柱之質涓流之水無洪波之勢是以在職七年忠讜不昭於時功業不見於事欣於所受俯慙不報未嘗不長夜起坐中飯釋餐何者力少任重不堪而懼也謹貢所議如左太祖甚然之乃與修書曰君澡身浴德流聲本州忠能成績為世美談名實相副過人甚遠孤以心知君至深至熟非徒耳目而已也察觀先賢之論多以鹽鐵之利足贍軍國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餘無可者故與君教曰昔遏父陶正民賴其器用及子媯滿建侯于陳近桑弘羊位至三公此君元龜之兆先告者也是孤用君之本言也或恐衆人未曉此意自是以來在朝之士每得一顯選常舉君為首及

聞袁軍師衆賢之議以為不宜越君然孤執心將有所底以軍師之職閑於司金至於建功重於軍師孤之精誠足以達君君之察孤足以不疑但恐傍人淺見以蠡測海為蛇畫足將言前後百選輒不用之而使此君沉滯治官張甲李乙尚猶先之此主人意待之不優之效也孤懼有此空聲冒實淫鼃亂耳假有斯事亦庶鍾期不失聽也若其無也過備何害昔宣帝察少府蕭望之才任宰相故復出之令為馮翊從正卿往似於左遷上使侍中宣意曰君守平原日淺故復試君三輔非有所間也孤揆先主中宗之意誠備此事既君崇勲業以副孤意公叔文子與臣俱升獨何人哉後無幾而遷魏郡太守魏國既建為大司農郎中令太祖議行肉刑修以為時未可行太祖採其議徙為奉常其後嚴才反與其徒屬數十人攻掖門脩聞變

名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宫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曰彼来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修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禄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頃之病卒官子忠官至東莱太守散騎常侍初修識髙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終皆遠至世稱其知人

王隠晋書曰脩一子名儀字朱表髙亮雅直司馬文王為安東儀為司馬東關之敗文王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曰責在軍帥文王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殺之子裒字偉元少立操尚非禮不動身長八尺四寸容貎絶異痛父不以命終絶世不仕立屋墓側以教授為務旦夕常至墓前拜輒悲號斷絶墓前有一栢樹

裒常所攀援涕泣所著樹色與凡樹不同讀詩至哀哀
父母生我勞悴未嘗不反覆流涕泣下沾襟家貧躬耕
計口而田度身而蠶諸生有密為裒刈麥者裒遂棄之
自是莫敢復佐刈者裒門人為本縣所役求裒為屬裒
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
吾不捉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門徒從者
千餘人安邱令以為見己整衣出迎之於門裒乃下道
至土牛磬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
泣而去令即放遣諸生一縣以為恥同縣管彥少有才
力未知名裒獨以為當自達常友愛之男女各始生共
許為婚彥果為西夷校尉裒後更以女嫁人彥弟馥問
裒裒曰吾薄志畢願山藪自處姊妹皆遠吉凶斷絕以
此自誓賢兄子葬父於帝都此則洛陽之人也豈吾欲
婚之本指邪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裒曰安有葬父
河南隨妻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遂不婚郈春者根
矩之後也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遊學身不停家鄉

邑翁然以為能係其先也袁以為春性險狹慕名意多終必不成及後春果無學業流離遠外有識以此歸之袁常以為人所行其當歸於善道不可以已所能而責人所不能也有致遺者皆不受及洛都傾覆寇賊蠭起袁宗親悉欲移江東袁戀墳壠賊大盛乃南達泰山郡袁思土不肯去賊害之漢晉春秋曰袁與濟南劉兆字延世俱以不仕顯名袁以父為文王所濫殺終身不應徵聘未嘗西向坐以示不臣於晉也魏畧紀固傳以脂習王修龐淯文聘成公英郭憲單固七人為一傳其脩淯聘三人自各有傳成公英別見張既傳單固見王淩傳餘習憲二人列於修傳後也脂習字元升京兆人也中平中仕郡公府辟舉高第除太醫令天子西遷及東詣許昌習常隨從與少府孔融親善太祖為司空威德日盛而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常責融欲令改節融不從會融被誅當時許中百官先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曰文舉卿捨我死我當復與誰

語者哀歎無已太祖聞之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徙許東土橋下習後見太祖陳謝前愆太祖呼其字曰元升卿故慷慨因問其居處以新移徙賜穀百斛至黃初詔欲用之以其年老然嘉其敦舊有欒布之節賜拜中散大夫還家年八十餘卒郭憲字幼簡西平人為其郡右姓建安中為郡功曹州辟不就以仁篤為一郡所歸至十七年韓約失衆從羌中還依憲衆人多欲取約以徼功而憲皆責怒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陽逵等就斬約頭當送之逵等欲條疏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逵等乃止時太祖方攻漢中在武都而逵等送約首到太祖宿聞憲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以問逵等逵具以情對太祖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與逵等並賜爵關內侯由是名震隴右黃初元年病亡正始初國家追嘉其事復賜其子爵關內侯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黄巾起原將家屬入海住鬱洲山中時孔融為北海相舉原有道原以黄巾方盛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畧雄氣遼東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諸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魏氏春秋曰政投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邪原匿之月餘時東莱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為已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

不除我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令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皆得歸故郡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絶後得歸太祖辟為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没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我太祖乃止徙署丞相徵事

崔琰為東曹掾記

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初置徵事二人原與平原王烈俱以選補

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代涼茂為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太祖征吴原從行卒

原別傳曰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為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為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亂之中嶷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欲遠遊學詣安邱

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文彊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可謂苦藥良鍼矣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髙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君以僕為西家愚夫邪崧辭謝焉又曰兖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為求師啓學志髙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書何為哉乃藏書於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崧解不致書

之意後為郡所名署功曹主簿時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為計掾彭璆為計吏原為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歎之後恚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為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何獨不原對曰明府於某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愛恩未有在某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於微門吾成就其凡弟拔擢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為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已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

吾直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為戲者哉融無以答

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道融書喻原曰脩性保真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儁乂我徂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嫠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為己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原遂到遼東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甞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己而成淫祀乃辯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為社供後原欲歸鄉里止於三山孔融書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揖之勞禍福動静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棊奕爭梟原於是

遂復反還積十餘年後乃適還南行已數日而度甫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所能羅矣又吾自遣之勿復求也遂免危難自反國土原於是講述禮樂吟咏詩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十時鄭玄以博學洽聞注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以高遠清白頤志澹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邴鄭之學魏太祖為司空辟原署東閤祭酒太祖北伐三郡單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旦度皆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大驚喜攬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饑虛之心謁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太祖怪而問之時荀文若在坐對曰獨可省問邴原耳太祖曰此君名重乃亦傾士大夫心文若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藻公宜盡禮以待之太祖曰固孤之宿心也自是之

後見敬益重原雖在軍歷署常以病疾高枕里巷終不
當事又希會見河內張範名公之子也其志行有與原
符甚相親敬令曰邴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魁然而峙
不為孤用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
也魏太子為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
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
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於
是乃轉五官長史令曰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欲相屈
以匡勵之雖云利賢能不恧恧太子燕會衆賓百數十
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
救君邪父邪衆人紛紜或父或君時原在坐不與此論
太子諮之於原原勃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

是後大鴻臚鉅鹿張泰河南尹扶風龐廸以清賢稱 荀綽冀州記曰鉅鹿張貔字邵虎祖父泰字伯陽有名於魏父邈字叔遼遼東太守著名自然好學論在嵇康集為

人弘深有遠識恢恢然使求之者莫之能測也官歷二官元康初為城陽太守未行而卒永寧太僕東郡張閣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閣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敦然似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傅子曰齊相管仲之後也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或適魯或適楚漢興有管少卿為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節九世而生寧年十六喪父中表

愍其孤貧咸共贈賵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須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俱游學於異國並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於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為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宣傅子曰寧往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為廬鑿坏為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

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度庶子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為號而內實有王心畢已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皇甫謐高士傳曰寧所居屯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鬬鬩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為乃各相責不復鬬訟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為牽牛著凉處自為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鬬訟之聲禮讓移於海表

王烈者字彥方於時名聞在原寧之右辭公孫度長史商賈自穢太祖命為丞相掾徵事未至卒於海表　先賢行狀曰烈通識達道秉義不回以潁川陳太邱為師二子為友時潁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陳君學見烈器業過人歎服所履亦與相親由是英名著於海內道成德立還歸舊廬遂遭父喪

泣淚三年遇歲饑饉路有餓殍烈乃分釜庾之儲以救邑里之命是以宗族稱孝鄉黨歸仁以典籍娛心育人為務遂建學校敦崇庠序其誘人也皆不因其性氣誨之以道使之從善遠惡盜者不自覺而大化隆行皆成寶罷門人出入容止可觀時在市井行步有異人皆別之州閭承風咸競為善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已後將為改過子既以赦宥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問此人既為盜畏君聞之反與之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人能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恥惡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為善也閒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失劍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懼後人得之劍主于是永失欲取而購募或恐差錯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老父攬其袂問曰子

前者代吾播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劔于路未有若子之仁請子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遂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人也烈歎曰韶樂九成虞賓以和人能有感乃至於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時人或訟曲直將質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時國主皆親騎乘造烈私館疇諮政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會董卓作亂避地遼東躬秉農器編於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樂東域之人奉之若君時衰世弊識真者少朋黨之人互相讒謗自避世在東國者多為人所害烈居之歷年未嘗有患使遼東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商賈之人市不二價太祖累徵名遼東為辭而不遺以建安二十三年寢疾年七十八而終

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

寧文帝即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既已西渡盡封還之傅子曰是時康又已死嫡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而康孽子淵有儁才寧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亂之所由起也乃將家屬乘海即受徵寧在遼東積三十七年乃歸其後淵果襲奪恭位叛國家而南連吳僭號稱王明帝使相國宣文侯征滅之遼東之死者以萬計如寧所籌寧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沒唯寧乘舡自若時夜風晦冥舡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有火光輒趣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焉以為神光之祐也皇甫謐曰積善之應也詔以寧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傅子曰寧上書天子且以疾辭曰臣聞傅說發夢以感殷宗呂尚啟兆以動周文以

通神之才悟於聖主用能匡佐帝業克成大勲臣之器朽實非其人雖貪清時釋體蟬蛻内省頑病日薄西山惟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一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　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傳子曰司空陳羣又薦寧曰臣聞王者顯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為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貞正足以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禄先儒鄭玄即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必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　遂下詔曰太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虚足以侔古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義而黄初以來徵

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耇德不降則鳴鳥弗聞尚書君奭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馴曰其有能格鄭玄曰耇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況乃曰有能德格於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以秦穆之賢猶思詢乎黃髮況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夫哉今以寧為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貞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

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使朕
虛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
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澡
身浴德將以曷為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
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廚食上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
疏曰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横蒙陛下纂承
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

答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痾寢疾彌留逋違臣隷顛倒
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
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
以禮發遣光寵並臻優命屢至怔營竦息悼心失圖思
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修章表是以鬱
滯訖于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
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
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

以臣為光祿勳躬秉勞謙引喻周泰損上益下受詔之
日精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
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槃稅駕下荷棟梁之
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眚又年疾
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閶闔徘
徊闕庭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填
於衢路自黃初至於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
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為守節高乎審老疾尪頓邪

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為州吏與寧鄰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皁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彊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泫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灑手足闚於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耆艾智衰是以栖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為守高高士傳曰管寧自越海及

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遁俟時而動是以鸑鷟鳴岐周道隆興四皓為佐漢帝用康伏見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氷絜淵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遥娛心黄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閫奥韜古今於胷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黄巾陸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頓遂避時難乗桴越海羇旅遼東

三十餘年在乾之始匿景藏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
化滂流暢於殊俗黄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疇諮羣公思
求儁乂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
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即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
帝嘉美其德登為光禄勲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
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蓽門偃息窮巷飯鬻
餬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
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

殆天所祚當賚大魏輔亮雍熙衮職有闕羣下屬望昔
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卜良佐況寧前朝所
表名德已著而久棲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
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
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故典賓禮儁邁以廣
緝熙濟濟之化侔於前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
卓絶海內無偶歷覿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
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

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索坐而論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奬倫攸敘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左思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也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後爲博士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

意常嘉之豈自遺之而違本心哉傅子曰寧以衰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者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論以原本世系文多不載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窮者家儲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贍救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悌言及人臣誨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甚柔而溫因其事而導之於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寧之亡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歎醇德之所感若此不亦至乎時鉅鹿張臶字子明潁川胡昭字孔明亦養志不仕臶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太祖為丞相辟

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上錶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錶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青龍四年辛亥詔書張掖郡玄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于川西嶷然磐峙蒼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

尚書顧命篇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注曰河圖圖出於河帝王聖者之所受事班天下任令于綽連齋以問踈踈密謂綽曰夫神以知来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将来之禎瑞也正始元年戴鵀之鳥巢踈門陰踈告門人曰夫戴鵀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来至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

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憖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户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為司空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娱閭里敬而愛之高士傳曰初晉宣帝為布衣時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帝昭聞而步

陜險邀生於崤澠之間止生生不肯昭泣與結誠生感其義乃止昭因與所棄樹共盟而別昭雖有陰德於帝口終不言人莫知之信行著於鄉鄰建安十六年百姓聞馬超叛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饑之漸相劫略昭常遜辭以解之是以寇難消息衆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

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當給漢中百姓惡憚遠役並懷擾擾民孫狼等因興兵殺縣主簿作為叛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招集遺民安復社稷狼等遂南附關羽羽授印給兵還為賊寇到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川

賴昭咸無怵惕天下安輯徙宅宜陽高士傳曰幽州刺史杜恕嘗過昭所居草廬之中言事論理辭意謙敬恕甚重焉太尉蔣濟辟不就正始中驃騎將軍趙儼尚書黄休郭彝散騎常侍荀顗鍾毓太僕庾嶷案庾氏譜嶷字劭然潁川人子霦字玄默晉尚書陽翟子嶷弟遁字德先太中大夫遁胤嗣克昌為世盛門侍中峻河南尹純皆遁之子豫州牧長史顗遁之孫太尉文康公亮司空冰皆遁之曾孫貴達至今弘農太守何楨等文士傳曰楨字元幹廬江人有文學器幹容貌甚偉歷幽州刺史廷尉入晉為尚書光禄大夫楨子龕後將軍勗車騎將軍惲豫州刺史其餘多至大官自後累世昌阜司空文穆公充惲之孫也貴達至今遜薦昭曰天真高絜老而彌篤玄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

蒙徵命以勵風俗高士傳曰朝廷以戎車未息徵命之事且須後之昭以故不即徵後顗休復與庾嶷薦昭有詔訪於本州評議侍中韋誕駮曰禮賢徵士王政之所重也古者考行於鄉今顗等位皆常伯納言嶷為卿佐足以取信附下罔上忠臣之所不行也昭宿德耆艾遺逸山林世所高尚誠宜嘉異乃從誕議也至嘉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拜子纂郎中

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焉傳子曰胡徵君怡怡無不愛也雖僕隸必加禮焉外同乎俗內秉純絜心非其好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吾於胡徵君見之矣時有隱者焦先河東人也魏略曰先字孝然中平末白波賊起時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武陽年小有母先與相扶接避白波東客揚州取婦建安

初来西還武陽詣太陽占戶先留陝界至十六年關中
亂先失家屬獨竄於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時太陽
長朱南望見之謂為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陽語縣山狂
癡人耳遂注其籍給廩日五升後有疫病人多死者縣
常使埋藏童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必循
阡陌及其据拾不取大穗饑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
為裳科頭徒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
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為牀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搆
火以自炙呻吟獨語饑則出為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
其直又出於道中邂逅與人相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
故常言草茅之人與狐兎同羣不肯妄語太和青龍中
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其
不狂至嘉平中太守賈穆初之官故過其廬先見穆再
拜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國家使我来為卿
作君我食卿卿不肯食我與卿語卿不應我如是我不
中為卿作君當去耳先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語其明

年大發卒將伐吳有竊問先令討吳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歌曰祝衂祝衂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為當殺牂羊更殺其羖𦍩邪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疑牂羊謂吳羖𦍩謂魏於是後人僉謂之隱者也議郎河東董經特嘉異節與先非故人密往觀之經到乃奮其白鬚為如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潤乎念共避白波時不先熟視而不言經素知其昔受武陽恩因復曰念武陽不邪先乃曰已報之矣經又復挑欲與語遂不肯復應後歲餘病亡時年八十九矣高士傳曰世莫知先所出或言生乎漢末自陝居太陽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自絕不言及魏受禪常結草為廬於河之湄獨止其中冬夏恒不著衣卧不設席又無草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汚皆如泥漆五形盡露不行人間或數日一食欲食則為人賃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輒去人欲多與終不肯取亦有數日不食時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逆視口未嘗言雖有驚急

不與人語遺以食物皆不受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聞而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經以為大賢其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臥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不以為病人莫能審其意度年可百歲餘乃卒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也考之於表可略而言矣夫世之所常趣者榮味也形之所不可釋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室宅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心之不可絕者親戚也今焦先棄榮味釋衣服離室宅絕親戚閉口不言曠然以天地為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不能以回其顧妙乎與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已來未及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髣髴常心之所得測量哉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恐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離榮愛不以累其心損視聽不以汙其耳目舍足於不損之

地居身於獨立之處延年歷百壽越期頤雖上識不能尚也自羲皇已來一人而已矣魏氏春秋曰故梁州刺史耿黼以先為仙人也北地傅玄謂之性同禽獸並為之傳而莫能測之魏畧又載扈累及寒貧者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歷風角鳥情常食青葙芫華年似如五六十者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初累年四十餘隨正方遊學人謂之得其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三輔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壞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黄初元年又徙詣洛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甋甎為障施一厨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詠内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嘉平中年八九十裁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裨糧糧盡復出人與不取食不求美衣弊緼故後一二年病亡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是時長安有宿

儒欒文博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內事於眾輩中最玄默至十六年關中亂南入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詠到二十五年漢中破隨眾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體如無無所勝目如無所見獨居窮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字又不肯言故因號之曰寒貧也或素有與相知者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其不癡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脯糒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一朐糒一升而止臣松之案魏畧云焦先及揚沛並作瓜牛廬止其中以為瓜當作蝸蝸牛螺蟲之有角者也俗或呼為黃犢先等作圜舍形如蝸牛蔽故謂之蝸牛廬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謂此物也

評曰袁渙邴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臣松之以為蹈猶履也躬履清蹈近非言乎蓋是貢禹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名行亞範可謂能弟矣田疇抗節王修忠貞足以矯俗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臶胡昭闔門守静不營當世故并録焉

魏志卷十一

魏志卷十一考證

袁渙袁渙字曜卿○何焯曰渙當作焕令太康縣猶有

魏袁焕碑 臣浩按蜀志許靖傳亦作焕

外溫柔而内能斷注遣使行學還名用之○監本脱還

字今添

魏國初建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監本脱為字今

添

凉茂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常據北宋本作多據

田疇好讀書善擊劍○宋本無善字

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宋本無相字

又即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留○毛本作皆

拒不當元本作皆拒不受

又命田預喻指○預北宋本作豫

邑五百户注蕩析離居靡所依懷○蕩析監本誤作傷

析今改正

司隷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注至于田疇方斯近矣○

北宋本作方斯遠矣

王修賊入孫氏吏不能執○太平御覽作吏不能得

百姓稱之注魏畧曰修為司金中郎將○太平御覽作

河北始開冶以脩為司金中郎將多河北下六字

世稱其知人注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勞悴○北宋本

讀詩上多一每字

又注郭憲字幼簡西平人為其郡右姓○北宋本無

其字

又注而田樂陽逵等就斬約頭○逵北宋本作達

郈原原從行卒注當以書相分○臣明楷按分字于文

義晦冊府作介盖謂孫菸以兖豫士多相識欲以書

為介紹而先容之下文非若交游之待分而成也亦

當作介其誤同

又注其令孤負恩施○監本脫令字今添

又注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監本脫則字臣浩按

此二語與下句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為對舉之文

令照别本添

又注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監本作捨以

繫樹枝别本作拾于義較長今改正

河南尹扶風龎廸○何焯校本作龎廸

管寧王烈者字彥方○何焯曰本為彥考後漢書注可

据北宋本亦作考

皆受而藏諸既已西渡盡封還之○宋本無既字

而失考父玆恭之義○玆當作滋

宜蒙徵命以勵風俗注昭宿德耆艾遺逸山林世所高尚誠宜嘉異○宋本無世所高尚四字

至熹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北宋本作嘉平二年

動見模楷焉注遭冬雪大至先祖臥不移人以為死就視知生○宋本作就視如故今改正

又注先等作圜舍形如蝸牛蔽故謂之蝸牛廬○宋本作形如蝸牛廬無蔽字及故謂之蝸牛五字

魏志卷十一考證